

# 谁能把琼剧继续唱下去？

南海评弹

## 请给九岁小诗人留一块“野地”

北溪

**新闻背景：**近日，厦门9岁男孩童彦文突然写起诗来，虽然只有五首，其中四首还是为了逃避写字帖而一气呵成的，却首首爆红网络。17日，他被蜂拥而来的记者堵在家里，只得放下手中的书，原本计划要写50首诗的他发狠说：“我再也不写诗了。”他抛下满客厅的记者，跑去看花盆里的蚂蚁，拒绝回答任何和诗歌有关的问题。

这几天，关于一个九岁小诗人的新闻蹿红互联网，是各大网站文化热点的头条，一些媒体也随后跟风。如果搜集一下，大体上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九岁，小诗人，天慧等等。九岁孩童写诗，为何引来一些人热议或围观？

我想，无外乎这几个因素，一是国人向来对奇才怪才总是愿意惊诧，好像不惊叹一番就不对头。听闻九岁孩子写诗，写得还很有那么一种“范儿”，就想探究个庐山真面目。二是如今孩儿都活在一种“预读”的状态上，各种校内校外的辅导班、培训班、拔高班都上不过来，这孩子居然有心写诗？于是大家多少是有些疑问或担忧的心理。

按媒体描述，这个九岁小诗人，名叫童彦文，是个三年级的娃娃，一时兴起写起诗来，老师说不错，就想顺着写下去。谁料到竟然引来众多记者围观，弄得他很是不受，于是面对一屋子的记者大人们，他发誓不再写了，转身到院子玩蚂蚁去了。

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所以小彦文九岁写诗也不算啥新闻。至于他诗写的如何好，好在哪里，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人们静静等待就是。

但我觉得就此打住对小彦文也不公道，因为他如果不受到了搅扰，说不定50首诗的目标快完成了呢，若真的因为大家围观使其从此不写诗了，万一埋没了一个小杜甫呢？

诚然，这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幸福感也算很强，但又都多多少少有很多意见，其中就包括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多，作业越来越多，搞得孩子们越来越忙，没时间玩，过早地理性，甚至智商越来越高情商越来越低……社会对孩子们成才的渴望已经过分，孩子们内心更是塞得满满，失去了自由自在的心灵“空地儿”。小彦文写诗，肯定不是学业中的课业，也不是各种拔高班的对象，纯属自己的“野地”。但这块“野地”太重要了！太好了！是他自己的私有空间，是他天性中欲望的源泉，也是幻想的一块飞地。他天真的思想可以在那里静静地流淌，他希望的小苗苗可以在那里悄悄地生长。这块“野地”不需要老师判对与错，不需要家长检验合格不合格，更不需要什么媒体之类的来“关注”。但正是这块“野地”，说不定就会长出一棵棵品质纯粹的参天大树！

所以，我们要适当地“远离”小彦文们，为他们保留好这么一块“野地”，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野地”，作为小彦文们的精神后花园，让他们在这块“野地”里获得某种随心所欲的快乐，收获他们作业之外伟大或不伟大的成就。

文化时讯

## 施坦威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第七届施坦威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近日起正式接受报名，比赛分为预选赛、分赛区决赛、总决赛三个阶段，于7月拉开帷幕，12月4日至6日在厦门举行总决赛。参赛选手可登陆官方报名网站报名。

据了解，比赛将在35个城市展开预选赛，包括海口、北京、广州、中山等。分赛区将产生57名专业组选手及108名业余组选手进入总决赛，总决赛将评选出各组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共计18名。本届比赛将根据参赛选手的专业程度及年龄，划分为专业A、B、C组和业余A、B、C组，同时，为鼓励参赛选手，各分赛区可酌情增加业余少儿组和业余青年组。

据介绍，由施坦威钢琴亚太有限公司主办的“我和我的音乐梦想”第七十九届施坦威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第七届施坦威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始于1936年，是迄今为止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之一。2002年，施坦威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来到中国，每两年举办一届。

## 琼剧文化乡镇行 走进革命老村

**本报讯**（记者侯赛）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海南解放65周年，今天上午，陈育明等十几位我省著名琼剧表演艺术家送琼剧下乡来到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本务村，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活动现场，陈育明、梁家樑等老一辈琼剧表演艺术家回忆革命岁月，并演唱琼剧经典剧目选段，受到了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据了解，海口红旗镇本务村是个革命老村，1927年就成立了党支部，抗日战争中曾做出很大牺牲，冯白驹、吴克之、王伯伦、刘秋菊等革命老前辈都曾在此驻扎过。

华灯璀璨，身着海南“岛服”的省琼剧院青年演员符传杰面带自信笑容，接过了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共同颁发的中国戏剧梅花奖。

这是海南琼剧演员时隔8年后，再一次接过这座象征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荣誉的精美奖杯，意味着海南琼剧又一次创造了“小剧种摘得大梅花”的喜人成绩，也迎来了传承发展的新起点、新高潮。

### 琼剧不是“小剧种”

对于将琼剧定位为“小剧种”的观点，省琼剧院创作研究室主任符实并不认同，在他看来，琼剧只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由于多种原因，一个时期未能进入中国戏剧的大视野，而处于边缘地带。

他这样佐证自己的说法：琼剧是岭南四大剧种之一，除了活跃在海南外，还流布广东雷州半岛、广西合浦一带，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早在180年前，也即清道光十五年，琼剧“琼城梨园班”上百艺人受邀到越南西贡演出，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剧种之一。谋生在外的华侨因为思念家乡，常常邀请琼剧团去演出，琼剧也成为乡愁的代名词。至今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仍有一些琼剧班社在活动，琼剧文化仍然是传递海南乡音、乡情的最佳载体之一。

省琼剧院负责人许振程告诉记者，此次符传杰以《海瑞》为争夺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竞演剧目时，演出时不仅得到广州观众的欢迎，还有600多名在广东工作、定居的海南乡亲冒着大雨到场助威。

符实分析，曾经鼎盛的琼剧在“文革”中遭遇了浩劫，琼剧学校停办，戏曲机构瘫痪，剧团多数遣散，艺人均被下放劳动或被迫转行、遣返回乡，各种珍贵的琼剧艺术资料也随之毁灭殆尽。

“文革后，琼剧开始复苏——中老年人因怀旧而听戏，青少年人因猎奇而围观。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琼剧发展。”符实说，琼剧是否应该改革，一直众说纷纭。改革，将会短期内失去一大批中老年戏迷，琼剧界舍不得；不改，则无法迎合时代发展潮流，最终可能被民众所抛弃，琼剧界很恐慌。

就在这百般纠结之中，琼剧庸庸碌碌地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光，只顾四处演出挣钱，不顾传承发展壮大，更别提走出孤悬海外的岛屿和其他剧种交流学习博采众长，于是渐渐被边缘化。

### 琼剧的火炬该交给谁

可喜的是，近十余年来，因为一批又一批琼剧艺术工作者的觉醒与坚持，中国戏剧舞台不时可见琼剧演员舞动长袖唱出满腔自豪，可以说，琼剧散落四方的星星火种或将再次形成燎原之势。

仅以获得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的省琼剧院而言，其创作排演的多部琼剧曾获第九届文华奖新剧目奖、第十三届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二等奖、第十一

特邀京剧麒麟派传承人、广州红豆粤剧团艺术指导周公瑾，指导他从最简单的台步做派开始，每日进行须生步、划步、碎步、身段、水袖、髯口等专业系统训练。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光是‘捋髯’这个动作，我练了至少两个礼拜，加上手指力度练习，足足数月。”说起苦练老生的一幕幕，符传杰记忆犹新。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份苦练终于在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竞演上开了“花”。

### 不忘初心，十八年守护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或许是符传杰在追逐琼剧艺术之路最恰当的写照。出生于琼海的符传杰打小便受父母影响，虽然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但海南人骨子里对琼剧的热爱，让符传杰在“收音机琼剧”的熏陶下成长。

符传杰回忆，小时候每年庙会上一有琼剧演出，他就搬着小板凳，跟着大

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更于第十三届中国戏剧节上一举夺得优秀剧目奖、优秀音乐奖、优秀编剧奖、优秀表演奖等4项大奖，推动琼剧走向中国戏剧舞台的中心。此番符传杰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许振程喜不自胜，朗声分享喜悦：“这不仅是其个人的荣誉，省琼剧院的荣誉，更是海南综合实力的一次胜利！”

但是，在琼剧复兴的浪潮之中，人们也在冷静思考，这把刚刚重燃的琼剧火炬，下一步该递到谁的手中？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生源质量参差不齐、艺术院校培养的学生和舞台真正需要的演员之间存在差距等，已经成为琼剧界亟待解决的难题。

符实认为，琼剧人才难觅主要是因为当前大商家受应试教育影响，缺乏培养孩子艺术特长的认知和重视；其次，如今琼剧演出市场有90%以上是在农村地区，可当地青少年多数外出就学、务工，无法感受琼剧艺术的耳濡目染；此外，一个琼剧演员从练习到登台至少要花费数年时间潜心学习，其中的艰难历练难以以为外人道，而现在的青少年能吃这份苦的已不算多。

对此，符传杰深有同感。1993年，他刚刚考入艺术学校便遭家人反对，原因和其他家长一样——“怕我吃不这个苦，也担心我将来没有出路”。在长达四年的学习生涯中，每天符传杰都要花费整整一个上午练习基本功，劈叉、压腿、下腰，常常疼得汗泪同流。有一次，他因练习“小翻”不慎跌伤，一连几天脊椎都疼得钻心；还有好几次，他目睹同学或前辈在海南高温天气里，身着沉重戏服站在舞台炙热的灯光下，不到几十分钟便昏过去……

然而这不是最令人沮丧的。他还记得，1997年毕业实习期间，他在琼剧《晋宫恨》中扮演武生，师出小生行当的他要不惯背后插满小旗的“大靠”，总是不小心就将挥舞的刀斧卡在旗帜中间，惹来满场大笑。符传杰说：“那一刻我能够感觉到，学戏真正漫长艰难的道路是从学生走向演员的那一段。”

### 好戏才能催生好演员

说是符传杰演活了《海瑞》，不如说



《海瑞》剧照。梁宇武摄

人去看戏。时间久了，他爱上了声乐，之后便报考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剧表演，踏上追逐琼剧梦之路。

从1997年艺校毕业至今，符传杰已在省琼剧院待了18年。这18年里，他登过阳春白雪的歌剧院舞台，登上下里巴人的木质简易舞台；他从一个小配角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他从主攻小生到凭借老生表演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他正从一名琼剧演员走向琼剧传承者……

“勤奋敬业、为人谨慎低调，既有天赋又注重学习。”海南省琼剧院负责人许振程这样评价符传杰。符传杰说自己是个恋旧的人，他喜欢收集家里的老物件，一把老凳子、一台缝纫机在他眼里都是宝贝，在他心里始终有一块柔软的地方去盛放生活中的老物件和海南人数百年来钟爱的琼剧。

正是因为对琼剧的热爱，他对粗制滥造的琼剧嗤之以鼻，他愿意从挑选曲目、苦练唱功、提升表演等方面入手，打造精品琼剧。“倘若，一位不熟悉琼剧的人第一次看到高质量的琼剧，我相信他会爱上琼剧的腔调和灵魂。”他坚信，第一印象尤为重要，这也是琼剧走出去最重要的部分。

### 心怀感恩 传承琼剧

5月20日，千余名观众端坐在偌大的广州友谊剧院，除了身在广州的海南

《海瑞》磨练造就了符传杰。

习惯演绎小生角色的他首次挑战老生角色，光是“捋髯”这个动作，就苦练了三个多月。但是，要真正实现学生到演员的华丽转身，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与付出。在符传杰这枚梅花奖的背后，省琼剧院乃至海南琼剧界赋予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丰厚的实质支持，成为了他坚强的“大后方”。

为了短时间内掌握老生行当的表演方法，符传杰在省琼剧院的帮助下，正式拜京剧麒麟派传人周公瑾为师。在周公瑾和著名导演石玉昆的悉心指导下，符传杰扮演的海瑞，唱功扎实、行腔酣畅、韵味浓郁、形象刻画入木三分，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琼剧形象。

老艺人传帮带，是省琼剧院培养青年演员的优良传统。每有老艺人和新艺人达成师徒关系，省琼剧院都会为他们举行正式的名家收徒新秀拜师仪式。符传杰得以全面发展，得益于为他传授琼剧表演艺术的邓成居、胡蝶、李桂琴，传授“把子功”技术的郑振发等名师倾心培养，也得益于有“千面小生”之称的琼剧名家梁家樑悉心指导。

但更令他感动的，是获得海瑞的扮演资格，“刚开始我很担心，怕自己演不好，是领导和老师不停为我打气，给了我足够的信心。他们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奋进的动力。”对此，符实表示，好戏和好演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好演员方能演好戏，反过来好戏也才能催生好演员，“只有放手给青年演员机会和挑战，适当地‘逼’他们成长进步，琼剧的未来才会后继有人。”

为了让青年演员尽早挑起大梁，省琼剧院多年来积极推动琼剧演员“走出去”，与其他剧种交流竞赛、取长补短，向各地观众展示源远流长的琼剧文化。与此同时，省琼剧院也鼓励其他剧种“走进来”，尤其是优秀剧目和优秀演员，可以为琼剧青年演员提供观摩学习和拜师学艺的广阔空间。

“摘得梅花奖，对省琼剧院是一个新的起点。”许振程说，省琼剧院将继续秉承“出戏出人”宗旨，在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两到三年出一部精品剧目，推出一批优秀青年演员，为琼剧传承发展、开拓创新贡献更多力量。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陈蔚林

映着咖啡厅暖洋洋的灯光，符传杰手持一把长柄雨伞迎面走来。他在人群中独特的气质，腰板挺直，似乎只需将握着雨伞的左手使劲儿一摆，脑袋微微轻抬望向远方，一个传神的琼剧人物便会应运而生。

符传杰，海南省琼剧院一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凭借琼剧《海瑞》夺得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他曾在《苏东坡在海南》、《风流才子》、《张文秀》、《下南洋》、《恩义千秋》、《王国兴》等剧中担任主要或重要角色。

就在22日接受记者采访当天，符传杰刚从广州返回海口，20日比赛结束后，他还于21日在广州参加了座谈会并表演《张文秀》选段，这是时隔多年后，琼剧演员再次在全国各剧种专家面前唱响琼剧。

### 为求完美，苦练老生

“一代英豪狱中殒命/遗恨绵绵日难

梅花奖得主符传杰。梁宇武摄